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一百一十五

百子全書

華英書局發行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

離俗覽第七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棖棖乎。后之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眵畎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堯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頤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于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

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慢於利。不牽於親。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戰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戰也。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眾。亦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眉牟。夢有壯子。白鵠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

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慚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邱。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怨。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

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刑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殛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俗。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刑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迷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

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鎗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殛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

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

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澮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澮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子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有讐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讐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醵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

而蓄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過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臣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剗狗而弑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雖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也。無立錫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懼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災難。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

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積。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翺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翺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

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今。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克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璵璠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李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此。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上

不及龍下不若魚止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充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雙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水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技藝。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湄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馬騶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蠻人野人。篇罕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擊。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賁。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

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受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

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擾遂不顧。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肯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肯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